有个记者叫张铭
在无声世界为有声世界喝彩

□ 刘凤荪

很早的时候，我就在《九江日报》上读到过张铭的文章，凭心说，这人报道写得不错，内容实在，有看点，文笔也好，多是新闻题材，玩不得花妙，其“文味儿”依然让人感受温暖、亲切、实在。

那时看张铭几乎天天都在跑新闻的节奏，我猜他是专职记者。他是都昌人，关心都昌的事，写都昌的事儿，得报社待见，给他一个“特约记者”的名号，并不拿报社工资，每登一篇报道，得微薄稿费。

那个人非常勤快、谦卑，凡来人，必亲手倒水奉茶，搬桌摆凳，拆包分书，通联登记样样做。看上去就是一个老实肯干的杂勤工。

第一次见到张铭本人，是有人先把我介绍给他，介绍人在手掌里快速划着无形的字，这人非常高兴，连连点头，朗声用类似外国人说中文的腔调说：晓得晓得，雪夜彭城，写过子丑寅卯。

他是张铭。我大吃一惊，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。

他还在做记者，当然还是写都昌人、都昌事。这让我很感动，一个人，不问待遇，热心干一件自己认定的事，海枯石烂，不改初衷。不由感叹“贤哉回也”。

更让我惊愕不已的是，他是个聋哑人。

儿时感冒高烧，乡村医生滥用抗生素，造成他两耳彻底失聪。从此张铭生存在无声的世界里。六岁不到，还没有上学，学到的语言只有不成熟的方言，词汇量也非常贫乏。一夜间大地上再无声音，没有了蝉鸣，没有人歌唱。不能感知声音传播的信息、逻辑与人文。眼看完全失去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渠道。一年两年，语言能力萎缩，最终的结局理当是聋哑残疾了。

我听人讲过一个优秀学生的故事，说都昌大沙桥有个学生娃，门门功课优秀。那娃有个特征，无论堂上堂下，都圆睁着眼，尤其是听人说话时，更是将目光锁定在说话人的嘴、眼和肢体动作上。一开始老师很不习惯，后来看其功课成绩好，为人友善，遵守纪律，乐于助人，也就不计较他的“张飞脸”，只当是一个人无伤大雅的生活习惯。

但后来还是有人发现了端倪，背后有人叫他他是不会答应的，老师叫他他也一样不理。老师找到他，说起他的“傲气”，要他改正“不理人”的习惯，他诚恳接受。从此，他增加环顾四周的频率，就是行路时，不时转过头来，观察是否有人和他交流。

终于有人传出他是个失聪的人。这令许多认识他的人感到震惊。他能和人交流，书读得比一般人好，话确实不多，但他能“听”懂人家的话，还能正确用有声的语言表达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聋哑人？到底有老师想起这娃说话跟人家有些不一样，总是在四声的运用上出现错误，无论方言和普通话都是，老师还批评过他说话有些“调皮”。

是的，他六岁时就彻底失聪了，从此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。但大沙桥并没有多出一个哑巴，倒是有这么一个非常出色的农家学子，得空就读书，虽然他读书跟别人有些不一样，乡亲还是非常夸赞这个娃：人家读外面的话呢，这娃将来必然要到外面闯世界的。

原来这个人就是张铭。

十几年过去，大沙桥走出了一个好后生。张铭在供销社工作，本职工作做得非常优秀，深得单位领导、同事和社区群众喜爱。

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个聋哑人。他也从不把自己当聋哑人。

他说，他为自己修复了一个“有声”的世界，只不过这个世界的构件跟别人有些不同，他凭记忆和观察，分析语言的构成，将文字的发音拆为不同的口形配合声带震动，得到“声母”和“韵母”，再根据需要进行组合，组合的时候有快慢和强弱的变化。如此种种需要长期认真观察、模仿、修改、大胆适用和刻苦记忆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漫长的日子过去，他掌握了较为完善、正确的模拟有声语言系统，听不到声音，但能根据声音源物状变化得到模拟声音和含义，也能用模拟的语言系统，和他人进行有声的语言交流。

确实，没有人和张铭谈话用手语和夸张的表情，几乎所有的人和他谈话都没想着有语言障碍这事儿。唯一有些特殊的是，他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永远“瞪”得溜圆。

一个失聪的人，用自己的智慧、汗水和坚韧不拔的恒心修补了一个残缺的世界，在无声的世界里和有声的世界交流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功的自我教育创举！

三十多年来，张铭作为一个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。他的文风干净利落，又热情洋溢，词汇丰富又言简意赅，歌颂人的时候能让人感受评价合理，批评事的时候也都切中肯綮。

他在记者的圈子里混得风生水起，又在作家的圈子里麻鞭水响，“政界”也有他的份，虽然他不是公务员，却是一个有正义感、责任感的县、市两级政协委员。做公益的圈子里还有他活跃的身影。他怜悯、帮助过很多人，却没有人怜悯他，因为他不需要怜悯，他是生活的强者。

在家里，他又是一个甘愿宅的家务男，父母妻儿的依靠。

一般聋哑人的世界里没有音乐。张铭说他喜欢音乐。他说他能“听”懂国歌，能品味国歌里每一个音符的乐感，能感受每一段旋律每一个乐章的内涵，能感受震耳发聩的精神力量。他说他能“听”得到蝉鸣、鸟语；能感受众生的呻吟和欢歌；能“听”懂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，能感受大地的律动，能感受稻菽千重浪的交响。

如今，不再年轻的张铭，依然在记者、作家、政协委员、社区工作志愿者的位置上忙碌。我出门多年，每每想起张铭，就翻阅《九江日报》《浔阳晚报》电子版，只为寻找那个熟悉的名字。每次都不负所愿。穿志愿者红马甲的汉子，尘满面，鬓如霜，阳光照过来，温暖又透亮。那双永远不变的圆睁的明亮大眼，那副笔挺身板，那些“有声”的文字，让我觉得故乡的影像依然明晰，故乡的土地无比坚实。

我取竹笛，吹《故乡的原风景》，张铭神奇，隔山隔水，都能听见。

（受访者供图）